



#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四平战役纪念馆内景

■新华社



四平战役纪念馆展出的历史文物

■新华社

# 紧跟党走 铁人队伍永向前

红灰相映的“采油树”，形似卧虎的纪念碑，气势磅礴的浮雕……这里是松基三井所在地。昔日的工业遗迹，如今已成为旅游打卡点，冰天雪地里，人们不惧严寒、踏雪而至，只为一睹它的风采。

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曾经的亘古荒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如今，中国石油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4.3亿吨。

## 开发 开展大会战，誓为祖国献石油

这一天，值得被载入史册。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特大型陆上砂岩油田的诞生。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油田因此取名“大庆”。

“当时，井旁聚集了很多人，有专家和钻井工人，也有闻讯而来的村民，人人目不转睛盯着这口井。”承担松基三井钻井任务的32118钻井队卫生员韩作春老人，曾这样讲述那时的场景。

“出油啦！出油啦！”一股棕褐色油柱猛地喷出管道，在场的众人欢呼起来。位于黑龙江省大同镇高台子地区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预示着大庆油田的诞生。上世纪50年代，当时国内石油缺口近六成，北京公交车不得不背着“煤气包”代替石油。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战略储备都需要石油。油从哪里来？

1958年2月，党中央做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满怀豪情从四面八方来到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探，终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一重大发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由此开始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发现这样一个大油田，怎么把它开采出来呢？经党中央批准，原油工业部从全国抽调几十个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工人和7万余吨器材、设备，加上当年退伍的3万名军人，组成一支4万人的石油勘探大军，进驻大庆油田核心地带。

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建成146平方公里、年生产能力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占全国同期陆上总产量51.3%，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吨。会战将士在背天一顶、荒原一片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拿下大油田，甩掉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

“大庆石油人用优良革命传统激励自己，开展石油大会战，一举拿下了大油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文说。

“十三五”开局，大庆油田站在追梦的新起点，确立了“当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奋斗目标。走出国门！以大庆新铁人李新民为代表的石油人，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带出国门。大庆油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勘探开发业务为龙头，各项业务相互依托、相互带动“走出去”，力争获取更多油气开发项目。如今，大庆油田的海外业务项目已经在54个国家和地区有所布局，拥有3900多名员工，其中外方人员占比超过60%。

科技攻关！隆冬时节，夜色深沉，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中心办公楼，大量实验室却依然灯火通明，无数年轻科研人员的身影还在忙碌，在这里，四次采油技术、页岩油、天然气等勘探开发技术都取得重大进展。

砥砺前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油价暴跌和极端天气为原油生产带来严峻挑战。疫情防控期间，铁人带过的队伍——1205钻井队便抓紧复工复产，技术员谷宏志主动请缨担任防疫检查员，牢牢守卫防疫第一关，全队33人连续驻守岗位40余天。“我们听党话、跟党走，力争再立新功！”现任队长张晶说。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庆油田党委书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孙龙德说，大庆油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新时代油田振兴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大庆贡献。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大庆油田正昂首奋进，谱写新时代荣光。（据《人民日报》）

吉林小城四平，在沈阳、长春之间，京哈铁路沿线，它是连接东四西北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枢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是扼东北咽喉之军事重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间与敌人四次大战于四平，最终取得胜利，四平也因此成了英雄城。四平战役的胜利影响了东北解放战争各阶段的战局走向，为我党解放东北赢得战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前有战士流血，今有后人秉持先烈之志砥砺前行。

## 向前，以美好生活为念

1946年5月，本是山花烂漫之季，塔子山却宛如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群山之首，站在这里可俯瞰民主联军四平东线全部阵地，其得失直接关系到四平的安危。为抢夺阵地，当时国民党新6军使用全美械装备，对塔子山进行了地毯式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其前身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号称“铁军”，曾参与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飞夺泸定桥、平型关大捷。在塔子山，他们再次演绎了激烈悲壮的一幕：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用刺刀刺……在击退敌人数十次冲锋后，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了。”原广州军区副政委单印章曾亲历了这场战斗。2016

年接受采访时，老人迟迟不忍回首那段历史，因为想起那些惨烈的牺牲场景，总是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上新军装。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下来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时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2营副教导员魏凯江曾回忆，他与通讯员依令撤离塔子山侧翼阵地时，面对无处躲避的炮火，身负重伤的通讯员挣开他的手，“别管我了，不然咱俩都得死”。从此，通讯员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四平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在浴血奋战下，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平。

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中行？

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室主任张宇明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认可。战士们多是普通农民出身，他们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大家走向美好生活。这些将士们以此作为精神支撑，才会不惧死亡。”

## 英雄，从未被遗忘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宇明目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让她深感这座城市温度。

2018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年活动上，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雨亭从广西河池赶来。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老人辗转4天才来到四平。如此周折，只为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并将他参与四平战役时穿过的军装捐赠

给纪念馆。

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照片。他不顾劝阻，从轮椅上颤抖地站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时大家说好，谁能活下来，就替别人铭记这段战争岁月，好好活下去。”他说。

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只身来到纪念馆，在照片前不停寻找。后来，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处。

良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照片贴了贴脸。原来照片上的烈士是他未曾谋面的父亲，父亲离家赶赴东北时，他尚未出生。他懂事后才知父亲已经牺牲了……

英雄从未被遗忘。

四平战役纪念馆里，多年来，人们前来参观、缅怀先烈，这里接待观众35万余人次。

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陶下长大，张宇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从事四平战役史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历史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成为传承者。”她说。

## 重生，老工业基地换新颜

烈士纪念馆、英雄广场、仁兴街……70多年转瞬即逝，四平的大街小巷，仍保留着那段热血记忆。

四平市中心，一座横跨京哈铁路的天桥记载着惨烈的四平攻坚战。如今，它的一侧是充满文化底蕴的老城区，另一侧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新城区。

# “皮山驴”更皮实了



在新疆皮山县阔什塔格镇加依纳古特村，吾拉木·图尼亚孜（中）一家展示收获的驴奶。

半信半疑间，麦麦提的父亲吾拉木·图尼亚孜带头成立了“繁荣驴养殖专业合作社”。

“原本以为自己还有些养殖经验，养个驴算什么，可是没想到半个月就养死了一头驴。”吾拉木说，当看到倒地死亡的毛驴，后背都凉了。“那真是当头一棒，满脑子只想怎么给人家交代。”妻子布威萨热也因此寝食难安。

事实上，和吾拉木一样，水土不服加之缺乏科学饲养，“扶贫驴”死亡现象时有发生。为此，皮山县一方面加强养殖技术推广和技术人员培训，一方面

统一“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养殖模式，完善良种改良、疫病防控、饲草料、保险等体系建设，并请来畜牧专家常驻乡村授课、带着农民观摩。

“原来养驴也有配方，从给驴科学配料到怎么正确挤驴奶，这些都是从来没学过的。”吾拉木一家全员上阵，很快找到了养驴致富的窍门。

如今，扶贫项目资金支持建设的450平方米棚圈里已有35头毛驴，除了出栏的10多头毛驴，收入还来自驴奶销售。“一年下来驴奶收入就有近50万元，一部分用于分红，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其余十多万元就是纯收入了。”吾拉木说，原来养驴真的能挣钱。

如今，作为脱贫产业之一，皮山县驴产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养殖、繁育、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带动养驴贫困户1.8万户，42个养驴合作社的驴奶、驴驹、育肥驴销售收入可观，产业效益已初步显现。

随着养殖观念的转变、养殖技术的提升，如今，“皮山驴”在科学饲养下，更皮实了。而养殖经验日渐丰富的吾拉木也再没养死过毛驴。“不仅没死，还养得越来越结实，产奶量也增加了。”吾拉木的儿子麦麦提也在2019年底实现脱贫。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22日电）



2月的南疆大地春寒料峭，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北麓的新疆皮山县阔什塔格镇加依纳古特村更显寒凉。

晨曦微露，村西头的一座暖圈里，身穿工作服的布威萨热·阿卜杜力力却已摸黑早起完成了给8头母驴挤奶的工作。

待天亮，这些新鲜驴奶将以每公斤30元的价格被当地一家企业上门收购。随后，他们将开始一天的忙碌：配比草料、饲喂毛驴、打扫圈舍……

这里曾是新疆最为贫瘠的地方之一。51岁的布威萨热此前从未想过，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蓝色牛奶”的液体，每天能为她带来可观的收入。

2017年，还是贫困户的大儿子麦麦提·吾拉木从村委会牵回一头“扶贫驴”。跟不少村民一样，他开始很是困惑，“过去谁家没个毛驴？就能驮个东西、赶个巴扎，也没见谁靠着毛驴能挣钱的。”麦麦提常把驴牵到村口的芦苇地，随便找棵树一拴就是一天。

当地扶贫干部发现，农民传统的饲养观念竟让“扶贫驴”被闲置，没有发挥出扶贫效果。为了让毛驴“生金”，村委会组织培训普及毛驴的经济价值，并鼓励贫困户成立养驴合作社。